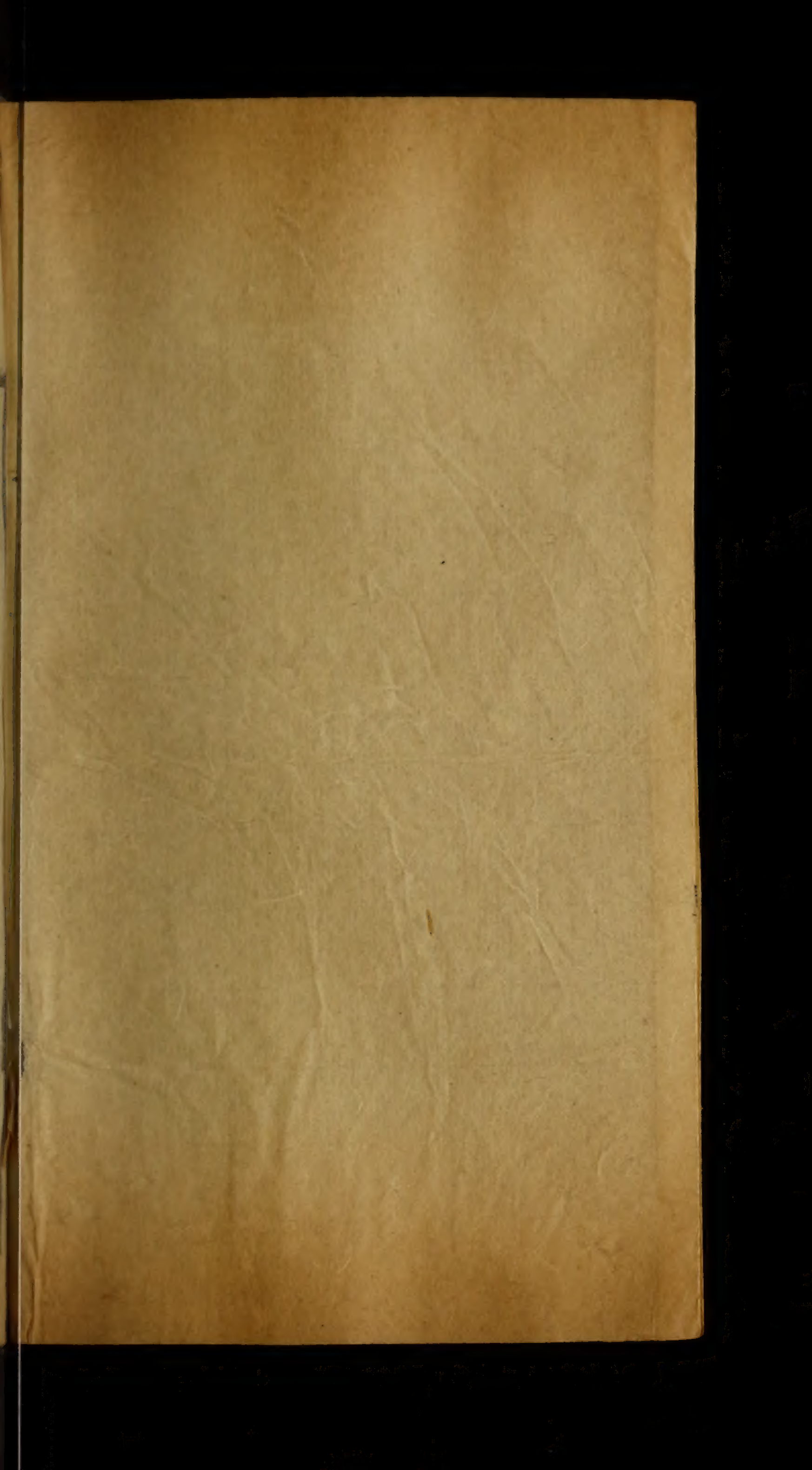


七修類藁卷四十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事物類

龍睛

吳友蔡將萬民望乃祖寧波衛指揮也弘治間聞倭登岸因乘舟哨海夜半見二紅燈漾空而來以爲倭船也遂彎弓射中其燈不知乃龍睛頃刻波濤洶湧出海軍舟俱沒焉至今逢此日則海中惡風大作遇陰雨之夜紅燈止見其一土人因知此龍記時厄之

所致也跡其所居洞出海島春夏間洞傍蝙蝠擔集腥惡之氣不可近予嘗見行都紀事云武康鵝髻山龍洞塢每遇陰雨之夕有紅燈見焉相傳以爲寶珠此非其龍乎

捕魚法

每見漁人貯螢火於豬胞縛其竅而置之網間或以小燈籠置網上夜以取魚必多得也以魚向明而來之故因記憶一書云猢猻毛置魚網四角取魚必得益魚見之如人見錦繡也又有云燕肉水族嗜之釣

者多以此以火觀之此或有驗又墨客揮犀云向網念揭諦呪七遍則使漁人終日無獲且證其入焉但皆未試耳噫二者生殺之情不同惟人自處

神童對

閣老李西涯學士程篁墩成化間各以神童舉於京方朝見適直隷貢蟹至焉英宗即出一對試之云螃蟹渾身甲冑程對曰鳳凰遍體文章李對曰蜘蛛滿腹經綸後西涯入相而經濟天下程則終於學士以文章名世然偶爾一對而終身事業見之也

陶懋學

直隸寶應縣成化丁酉貢士陶懋學善詩畫既不輕畫作當道又不拘細行後竟以此連坐罷退余多見其畫可謂神品世誠重之有水墨水仙花自題絕句於上云此心不愛牡丹紅。托跡梅花樹滾東。大袖郎當霜雪冷。也應回首藉天風。予以此詩其懋學終身之識乎今寶應志貢士題名中既無世遠人或不知識之

張浩

張浩桐鄉皂林人也身幹短而膂力絕人其地有𦵔蒲庵庵前石獅重七百斤可持以行有二北僧在庵相撲浩旁觀竊笑之僧遂拳浩浩應手擎僧足於空中問欲東耶西耶僧怕然稱師下拜漁舟數十取魚於浩門之灘浩斥之使去漁人不理而浩擲石破其舟衆漁起岸欲其償舟浩奪漁人之竿一拉而數十人爲之墮水衆方呼號適嘉興府同知伍公文定提兵東征聞之召見曰汝可與我吳將軍對乎吳蓋北人長大而多勇力乃巡檢之子伍取偕行者也浩諾

之因命各負舟上鐵錨以試其力吳則雙手舉起而浩則挈以登岸伍又曰汝二人可相撲乎吳遂爲浩因氣阻吞出腸爲之傷伍因曰吾欲用汝汝可喚家人來對曰止有祖母不可出也因召其外祖與銀一十兩命代養之後至開化殺賊甚衆賊懼以計劇死然平日獲賊之馬數匹紀功受賞銀牌數面伍公後俱帶回與其家

娑羅琪樹

俗以月中桂爲娑羅樹而歐陽咏之亦曰伊洛多奇

木娑羅舊得名常於佛家見宜在月宮生容齋隨筆引證雖多由未親見徒使觀者尙疑故自云所謂七葉木未詳也殊不知七葉木卽娑羅樹歐陽定力院七葉木詩與梅聖俞送韓文饒宰河南詩曰主簿堂前七葉樹皆是此耳蓋此木每枝生葉七片花如栗花酉陽雜俎云花開如蓮非也今南都弘濟寺前有二株大可二圍永樂間三保太監西洋帶回之種子友王水部曾得孫枝帶回今已把矣唐李邕作娑羅樹碑記有惡禽不集凡草不庇柬瘵則青郊苦而歲

不稔西茂則白藏泰而秋有成以今驗之婆娑蔭蔚而下無草矣惡鳥不集與瘁茂之事不知亦必有據云然又琪樹道經往往稱仙境之木而詩家亦用爲仙樹故孫綽天台賦有琪樹璀璨而垂珠蔡隱邱亦曰山上天將近人間路漸遙誰當雲裏見知欲度仙橋是以人間無者也予觀山海經曰崑崙之墟北有珠樹琪樹而六朝事迹載寶林寺法堂前有琪樹梅聖俞有詩曰影借金田潤香隨璧月流遠疑元帝植近想誌公遊則知實有是樹矣今乃稱奇頌異以二樹

非人間所有豈非亦由多生植於仙佛之所好事者因神之耶

王孔多壽

成化間濟寧人王士能年百二十三歲嘗聞少卿都玄敬云其人似四十者問其致壽則曰無他術但不食肉不知數不爭氣不妻妾曰啖一餅而已近北京有孔無似者居良鄉家事之四代矣自言四百歲聞御史金燦嘗暑天與之飲食見其食之無節遂至吐瀉予以二人必皆有術之士王言數事見其延壽之

道此乃欺人也不然愚能言之如是乎孔之妄吹而吐瀉亦故爲是省御史窮究其術也

・子畏詩讖

唐寅字子畏吳縣人博學有逸才詩文多婉麗爲人放浪不羈晚年漫不經思失之熟俗弘治間省試南都第一試禮部爲市科目事遂繫而歸歸又緣故出其妻初爲諸生時作悵悵詩云悵悵莫怪少時年百丈遊絲意惹牽何處逢春不惆悵何處逢情不可憐杜曲梨花杯上雪灞陵芳草夢中烟前程兩袖黃金

淚公案三生白骨禪老後思量應不悔衲衣持鉢院門前豈非詩之讖乎予嘗見其與文徵明一書其情悲慘其文炫然使得位成名當數爲吳人第一惜身不撿而遂致淪落其私印有江南第一風流才子又有龍虎榜中名第一烟花隊裏醉千場又曰普救寺婚姻案主者觀此可知矣

、待友厚薄

弘治初教職彭民望湖廣人也有學而老貧謁故友於京不遇回閣老李西涯以詩寄云斫地哀歌興未

關歸來長鋏尚須彈秋風布褐衣猶短夜雨江湖夢亦寒木葉下時驚歲晚入情閱盡見交難長安旅食淹留地慚愧先生苜蓿盤彭讀之潸然淚下西涯載之已集嘉靖末客有與成國公厚者然特與飲食而已予友俞院判見客衣敝寄詩云長安車馬自肥輕獨爾鶉衣冷不勝聞說孟嘗多好客好將心事托平生成國聞詩特送衣一襲又陸參政孟昭嘗送客出門偶見丐者於道側公熟視令閽人引進語夫人曰門外丐者絕似吾少時友某人令人問其姓名果其

人也公卽出持其手曰子何一貧如此乎遂令其浴易其衣與之共飲食者旬餘其人感謝去公親送至一室曰吾爲子置此矣奩中器用俱備又遺米十石白金十兩語之曰聊以此爲生毋浪費也吳人至今傳爲勝事予以成國武人尙能義激與衣西淮身處禁院豈不能扶持一友哉彭必不與之厚亦有激而云也若叅政公之事古今少其人嘗親目宦客見故親戚朋友貧賤者不能振援反恥笑之是無仁義之心者哉噫

聲音文字統

聲音文字統計百冊國初餘姚古則趙先生撰也書學至趙爲極精趙成此書爲至備作亦不易成也當時獻之於朝藏之未久正統間修書中官夾借與中書舍人姜立綱遂失全集閣中止遺目錄數本邱文莊見而恨之批書尾曰盜此者當身首異處予嘗聞之長老如此昨會侍御張鳳溪云同年蕪湖周少參易任溫州通判時立綱之孫有事於周巳送此書周不知其所以因古則問於中書謝大中（大中餘姚人）予始

信前聞不誣苟有少叅相知勸其進之於朝此合浦之還珠也庶不負古則平生精力

沈氏藥

元末嘉興桐鄉縣後朱村徐通判素慕洞賓朝夕供禮一日疽發於背勢垂死猶扶起禮之如昔偶見爭水盂下白紙一幅視之有詩云紛紛墓土黃金屑。片片花飛白玉芝。君土一斤臣四兩。調和服下即平夷。意其仙方然不知何物爲黃金白玉乃召仙以大黃白芷爲問仙曰然服之果驗後以之醫人無不效徐

無子方竟傳壻沈氏至今沈以此治生數百里來貨藥者無虛日族大而分數十家惟嫡枝居大椿樹下者藥乃驗沈子嘗從吾友俞院判學嘗聞其藥令加川山甲當歸鬚金銀花穴然大黃既多以下為主不問陰陽之毒而投之悉亦有害者然源源往醫又獨於椿樹者驗豈非天固與之歟

寫字誦經

洪武中松江孫道明屠兒也每借人書坐肆中且閱且寫密行楷字積寫千餘本也至今人家書本後有

孫道明識字正緯中蘇州有僧名道呂入間所念佛經無不背誦惟華嚴經畧少番閱亦如水注豈非性好而心靜所致

顧陸李三子

元末吳人顧阿英陸德原李鳴鳳皆富而好古亦能詩文至今有膾炙人口者一時名士咸與之遊名振東南顧有三十六亭館陸之治財者沈萬三秀也李嘗助太祖軍糧二萬斛入國朝顧削髮爲僧陸爲黃冠李挈妻子家貧浮海去俱懼法而避之惜哉

沈陳兩進士

成化初仁和解元沈繼先莆田陳音俱登黃甲就書覃思外務不知也沈嘗見人軒上彎椽則曰山中有許多彎木耶聞鷺聲則曰說何話耶予以此即晉帝聞蛙而問公私者何異陳嘗訪人輿者問所往則曰去去久於街不得其門輿人竟歸陳步入見其妻曰汝何在是予以此即北齊劉臻回家子迎而曰汝亦來耶皆切對也不知其顛悟獨在於內何也

元鎮二香

元末倪瓚字元鎮無錫人也性好潔有逸才詩畫似其人所居有清閟閣雲林堂多蓄古書畫奇玩家亦富焉惜品高而不知時張士誠之弟士信聞其名使人送幣求畫元鎮裂其絹素且罵之士信一日與諸文士遊太湖聞漁舟有安息香意必有異人急傍乃元鎮也士信即欲手刃賴諸文士勸止猶鞭背數十入國朝盡散其產奈何不過其稅而催科者集其室逃入蘆洲藝龍涎以自適因香被執因於有司每傳食命獄卒舉案齊眉卒問其故不答旁曰恐汝唾沫

及飯耳卒怒鎖之溺器之側衆雖爲祈而免憤哽成疾今人以漁舟之香爲祥止庵太祖因得而誅以元鎮爲太祖投之廁中皆非也

文詮第一

太祖嘗問誠意伯當今文章誰爲第一劉以宋景濂爲對問次則曰臣不敢多讓予竊以本朝稱三先生爲首乃宋劉方正學也故近刊三先生文爲一册此則論其國初可也然三人當又以劉爲首宋次之方誠爲正學之人恐文又不及二公矣宋雖富贍博雅

敵當一代制作奈格弱語漫揚鋏厓之言誠是劉文
既雄且深又況留心術數之學不屑屑於文者清溪
暇筆不知劉有十書之多而云所作無幾又在宋下
是未知二公者也

武當殿像

太嶽太和山玄武修真之地也以非玄武不足以當
此山故曰武當今崇奉爲宮殿觀祠者三十六焉絕
頂冶銅爲殿飾以黃金龕金爲像照耀上下皆我太
宗文皇帝之剏建也至若太和宮之聖像從官皆銀

爲之而飾以金神帥十人皆銅爲之而鍍以金玉虛宮之聖像與從官者皆銅而金鍍之水火二堂以銀以銅各從其像其供器銀鍍金者十有四銅鍍金者二十有二此憲宗皇帝之所範也一得於太宗道宮碑文一得於憲宗神像之記世人不知咸以武當金殿聖像種種皆黃金非也

胎語

河南開封府有丹客之婦懷娠甚巨動躍間似雙胎也丹客語婦曰若生二男當名虎四兒虎五兒一月

欲出而天若雨狀謂妻曰晴履可耶抑雨具去可耶妻未答則腹中朗應無雨丹容驚懼曰汝何人則曰虎四兒也言未竟又聞聲曰雖不落也有幾點丹容曰汝又何人則曰虎五兒也自後凡有言無不驗一日謂丹容曰汝所爲竟鍊不成必須爐如何置火如何候藥如何辨又曰如何如何如何乃毛也如何如何小點化如何如何大點化待吾毋爲之可也丹容遂如言行之火然硫黃偶客至門室旣不深廣而客又不行其婦與二兒俱曰黃氣迫人奈何奈何至夜薰蒸

死世今有小點化之術謂其傳也予則以爲豈非天怒其泄故欲滅其口耶然亦不知何妖也

鉤吻

嘗聞黃精中有物切肯食之立死疑以人必不可食矣此妄言也後讀郁離子云陰谷有草狀如黃精背陽而生入口口裂入肉肉潰名曰鉤吻無求美弗得而爲形似所誤又疑此草固形如黃精安得取精者特雜以害人耶及遇取黃精者親言黃精苗青白葉似杏根似薑而長又一種與黃精同穴對待而生苗

青黑葉似杏而尖處有鈎根切似黄精名曰鈎吻俗曰斷腸草眞能殺人偶爾有之也取時即棄去而後知之眞也因憶博物志曰太陽之草故曰黄精天老曰太陰之精名曰鈎吻是二物性不同矣且本草云精味甘吻味辛又何同穴對待而生耶意者陽極陰生離間有陰之故陰則惡矣故殺人

蕭懋之識

正統間仁和林草布衣也乃少保于蕭懋之瓜葛初學書累欲于公援入中書科而未得一日公語曰明

日欽考中書汝但楷書大明一統聖壽萬年八字而已林如其言時閣下先生見之雖不滿其字之不善不敢言其不佳也遂置上等嗚呼于公忠猷才畧著于史冊大矣此細事之識亦過人遠矣

鬼神懼威

嘗聞嘉興有焦通判陝西人其叔焦三有子病痘求救於城隍不應擊敗神額其妹乃王妃也一時頭痛難忍夜夢城隍告以兄擊額事妃曰兄過何爲罪我耶城隍曰彼凶狠難近又盛御史景謫官古田時

欲拆土地一祠夜夢神告曰子血食有年且無過失公何欲毀之盛愈以爲邪遂拆之後夜神復托夢於鄉官某祈其再立某詰曰何不訴之盛公乎神曰彼威嚴難干也據此二事人有福祿行雖無禮鬼神亦懼況行得其正者乎若令雨暘不時爲守令者未見能詰犯於神豈其心有私耶

茄

廣東茄子宿根二三年枝幹如樹以梯摘之直待樹老子少方伐焉北方之茄雖大非若廣之爲樹葢茄

種原出廣南也

陳節齋

女翁之姑丈陳節齋仁和人也少好學一日貨得書一冊自是厭禳之術動鄉里欲益人買賣則至其家或焚符馬於大門或易香爐於家堂則肆中人集如市矣或怒人薄已則往過飲食其家至夜門戶自開廚灶不寧矣正統即位詔至杭節齋見之謂所親曰似欲再做一遭皇帝景泰間京軍來勦處州葉賊杭人多畏其騷擾害但求符燒於門外者軍過並不肯進

有指揮某素與之交欲避從征之役彼云汝第去至某地假以墜馬爲辭告於主帥必可歸指揮如其言果然嘗懸小像于室一日女夫同兄至其家妻留中飯陳歸見像上有墨畫一條驚問曰今日何人到此妻答以女夫弟兄遂頓足曰無能爲矣無能爲矣當急辦後事不旬日果卒卒之前夕召女翁囑其後事并付其書其後女夫之家雷聲常繞屋頂衆意蓄書故也因焚之遂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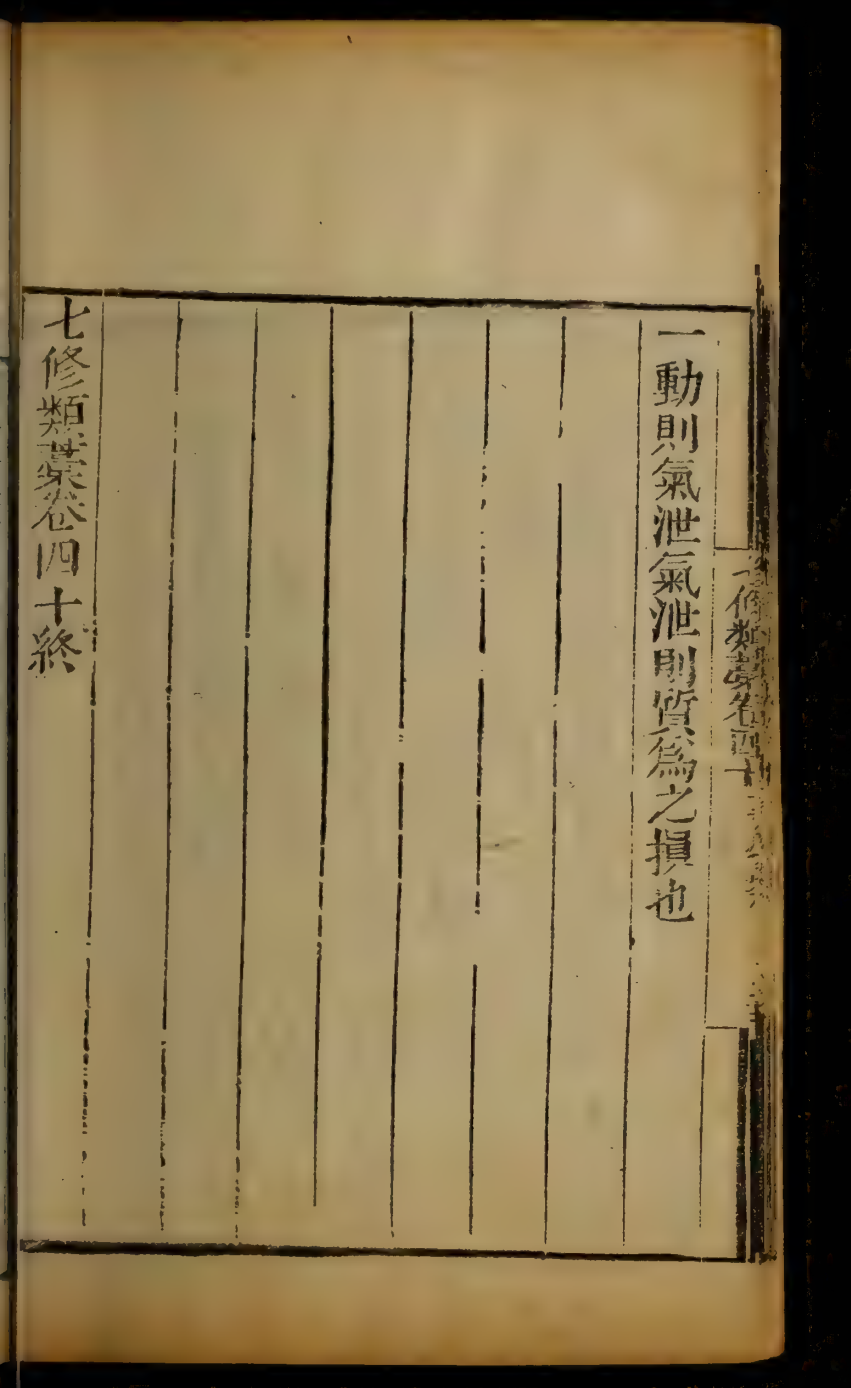
祟報

五代王衍時有臨卭女黃氏能詩托名崇嘏以詩謁蜀相周庠周庠收爲府掾明敏多才庠欲以女妻之嘏復以詩辭曰一辭拾翠碧江涯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掾永抛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爾青松操挺志堅然白璧姿幕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大驚乃問其本末乃黃使君之女元未從人惟老姥同居一賚知洗故時人羨其貞潔書入五國故事予以此黃女特爲才使而不知閨門之道者必不潔也無故而僞爲男子上詩一不潔也服役爲吏

周旋於男子之中二不潔也事露而不能告求所願復以詩戲三不潔也何謂青松白璧之操耶故先輩云文章本是男兒事女子能詩也不爲若國初備之保寧韓氏女者因孤遇明玉珍之亂恐爲其掠也托名男子從軍往征雲南七年往返遇族叔而後明其事以歸此然後謂之貞潔所以收入國史

土乘氣

子嘗掘地出土而成坎矣後因無用復以其土築而實之則耗四之一矣深求其故蓋萬物藉氣以爲質



一動則氣泄氣泄則質爲之損也

七修類藁卷四十終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事物類

古鏡

周穆王時有火齊鏡秦始皇有方鏡不知博古圖考古圖格古要論俱無古鏡之說惟考古纔有舞鏡鏡奩之收國朝杭人商販於汴自先君始在汴得古銅器最多歸即貨去先君謝世遺有四銖等錢一櫝鼎瓶等器數十件鏡三十餘面余方五齡老母崇信道

佛不知古物價高多施以鑄鐘磬佛像今所存向有數件每遐想而興嘆今以所愛之鏡如秦八角江心鏡黑漆古翡翠色者然猶在目性癖好古因漫誌之於左補考古之一也

左鏡形八角大四寸厚可二分背則芝草飛鳥自邊至的光勳影約擊之聲甚清細古意宛然與諸鏡不同得二面一則面有微斑界其一角一則清如止水皆水銀古也良工嘗見云此正謂秦八角耳一送友人一爲家奴所碎中郎白金內外一色

真可謂數千年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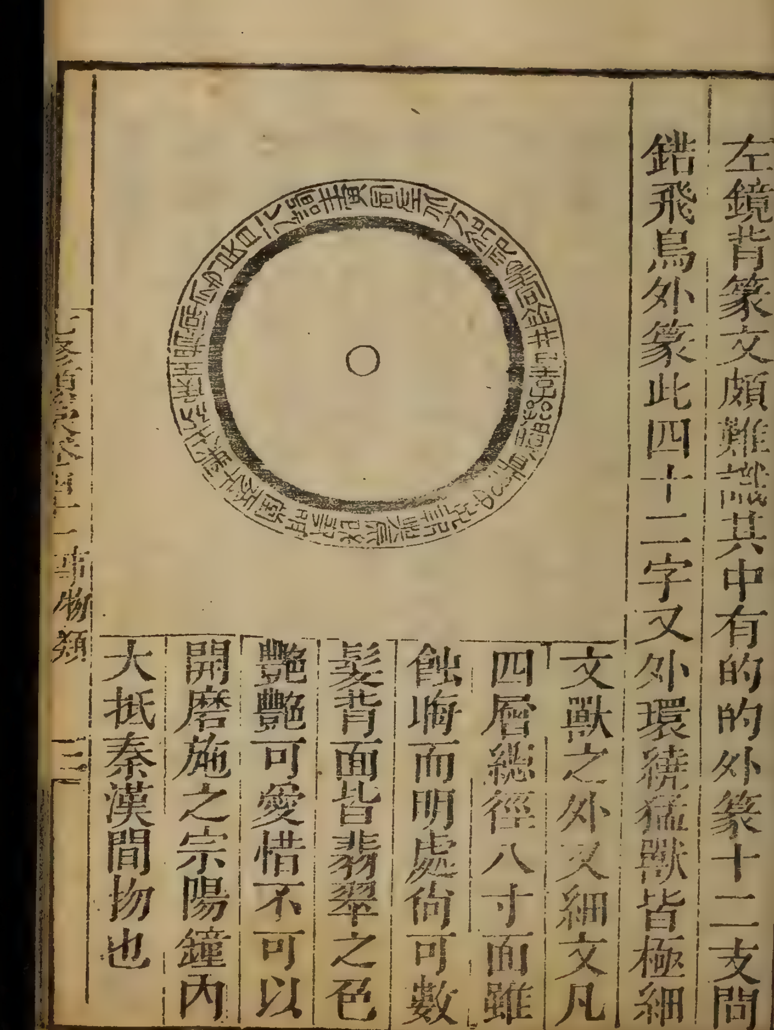


左鏡形將四寸邉匾而厚二分中則凹薄其半凡四層至的第二層四釘八蟲形如青芫瑩潤精過



玉情其面微有蝕痕淸明如水照子小至老未嘗一拂拭焉眞可嘉可愛必出秦漢間黑漆古也

左鏡背篆文頗難識其中有的的外篆十二支間錯飛鳥外篆此四十二字又外環繞猛獸皆極細



文獸之外又細文凡四層總徑八寸面雖蝕晦而明處尚可數髮背面皆翡翠之色艷艷可愛惜不可以開磨施之宗陽鐘內大抵秦漢間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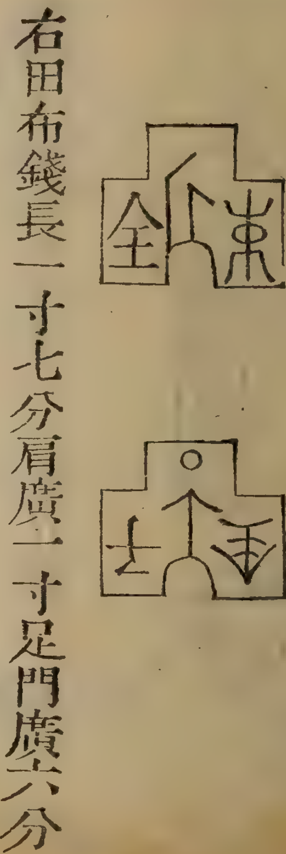
左鏡厚八分徑尺餘自邊至的凡七變文藻而第四層乃正書三十七字的極偉諺云唐大鼻也眞水銀古物背亦光采奪目面無纖毫斑蝕宛如新磨據五月五日之交并鼻必揚子江心之鏡無疑况水族眞有所謂盤龍飛動之勢今但模以一二形像而已今在友人王蘗伯家然其文載之東觀餘論但璃作瑞舞作儛精作情黃長睿直以爲唐鏡而不知江心鏡也唐以五月五日揚子江金山皷鑄又曰辟邪鏡山在水中故曰仙山江水周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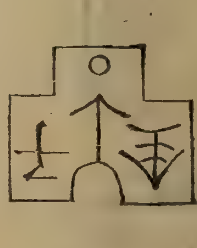
故曰智水云

布刀

右十布錢王莽鑄之大布小布莊布差布厚布幼布么布小布中布大布黃布廣五分重十五銖

田布





右田布錢長一寸七分肩廣一寸足門廣六分

契刀

右古契刀王莽造環如錢一刀五百

錯刀

右錯刀以黃金錯其一刀直五千

右大黃布刀十三分重七銖

漢皮幣



右皮幣漢武元狩四年造以白鹿皮爲之存毛方尺緣飾金文繡以五采凡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得之而後行用四十萬

漢白金三品

右白金三品漢武元狩四年鑄銀錫爲之以天用莫如龍圜之以象天其文龍重八兩用三千地用莫如馬方之以象地其文馬差小重六兩用五百

人用莫如王摘碧之以象人其文錙重四兩用三
百

莫月鼎

莫月鼎元高士也聞其名未識其像與事嘉靖中朝
廷遣使來吳訪取法書并得其像乃坐像也赤面少
髮繫小道冠於腦後名人題贊甚多尾則先正宋學
士之傳也文不載於學士集中因錄其畧于藁傳曰
莫月鼎諱起炎湖州月河谿人生而秀朗肌膚玉雪
雙目有光射人習科舉業三試不利迺絕去世故從

事禪觀之學脇不沾席者數年已而著道士服更名
洞乙自號爲月鼎入青城山見徐無極受五雷之法
又聞南豐有鄒鐵壁得王侍宸斬勘雷書乃亟往委
身童僕會鄒病革將遣去月鼎拜且泣具以實告鄒
驚嘆即以其書相授於是月鼎召雷雨破鬼魅動與
天合雖嬉笑怒罵皆若有神從之者寶祐戊午浙東
大旱馬廷鸞方守紹興迎致之月鼎瞋目按劍呼雷
神役之俄而震霆一聲大雨傾注穆陵聞之賜詩一
章世祖至元巳丑遣御史中丞崔彧求異人於江南

物色見帝帝詢近侍果熱殤之時天色爽霽帝曰
可聞雷否對曰可即取胡桃擲地雷應聲而發震撼
殿庭帝爲之改容賜以金織月鼎辭之以濟寒窶有
吉俾掌道教月鼎以年老辭遂給驛南旋放於酒肉
無日不醉醉輒臥眼望天陰飈颯颯起衣袖間陽狂
不妄與人接然頗閔救疾者有來告急或以雌黃篆
符與之或摘草木葉噓氣授之無不立愈故咸以眞
官稱嘗宿蘇臺觀觀中道士中秋方宴有雲蔽月不
解道士知其所爲急邀至席且謝過月鼎以手指之

雲散如洗有賣餅家積餅爲物竊去月鼎焚符頃刻斬獮猻首投於前市鄰嫠婦道爲白猿精所攝月鼎禹步如有指麾狀狂飈遽作飄婦還舍問之婦云方在北高峯不知何以至此也歲庚申屬其徒王繼華曰吾明年正月十三日將化於汝家及期瞑目而坐繼華問身後事搖首曰從五事備可也夜半風雲雷電雨交作月鼎索筆書偈泊然而逝壽六十九繼華奉遺蛻葬于滌之長洲隰公鄉去丹霞道院三里又聞有像在崑山陸文裕家

廖瑩中

廖瑩中字羣玉賈似道客也博學能文賈之師潰待罪之日諸客皆去瑩中獨依之一日對飲泣別歸時語姬妾曰我從丞相情無間然今相必南行又曰吾平生不敢負人天地必能鑒之即服片腦死噫廖從數十年豈不知賈之負朝廷哉既無間然又豈不能盡言以規哉今日之死諒已亦不可免故死之耳大言欺妻妾人誰信哉不然亦輕死矣孰使從之謬哉癸辛雜誌特細記之予每見其題名湖山因感而跋

出

、威寧伯二讖

威寧伯王公越廷試時風捲試卷飛揚空中不知所之竟以內閣別紙賜寫後拜左都御史破威寧海子俘馘首虜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封威寧伯豈非試卷飛騰之意與、一日忽思退休賦詩云歸去來兮歸去來千金難買釣魚臺也知世事只如此試問古人安在哉綠斷有情憐我老黃花無主為誰開平生事業心如火一夜西風化作灰未幾竟以事敗從陸安

州安置遂符一夜化灰之蓮黄花無主之讖譚纂以此詩乃紹興一僧之作人嫁之王耳殊不知當時翰苑某人有和云那有伊周事業來恥隨郭隗上金臺權謀術數何深也局量規模眞少哉半世功名如嚼過一場富貴似花開于今門下三千士一半寒心一半灰嘲王附汪直故云然聞其人雖尙權譎而非君子實文事武備者也故李西涯稱其議論英發邊徼虜情將士强弱皆在胸中才智樂爲之用也又詩雖粗亦有好句如世間惟有征夫苦天下無如邊塞寒鬢爲胡

笳吹作雪心因烽火煉成丹亦佳也

鐘聲數珠

鐘聲晨昏[illegible]一百八聲者一歲之義也葢年有十二月二十四氣[illegible]七十二候正得此數釋氏念珠亦借此義其楞伽經[illegible][illegible]菩薩問也

海市

登州海市世以爲怪不知有可格之理苐人凝於聞見之不廣故于理有難窮觀其所見之地有常而所見之物亦有常又獨見於春夏之時是可知也古云

桑田變海安知海市之地原非城郭山林之所春夏之時地氣發生則於水下積久之物而不散者薰蒸以呈其象也故秋冬寂然無煙霧之時又不然矣觀今所圖海市之形不過城郭山林而已豈有怪異也耶蘇人徐大參翊常云陝西郊野忽日起烟霧漸有人物車騎之形又聞淞江春霧時亦忽有樹木屋舍之形廣西象州山中雨後遍有象狀豈三方所見亦鬼怪也耶蓋陝乃古今戰場人馬所喪不知其幾象州山中乃出象之地死象亦不知其幾或久積骸

於地或新結氣空中遇天地絪緼則隨氣以見又安知淞江非古山林屋舍之所耶若戰塲中夜時有燐有聲亦積氣之所至耳何足爲怪

古今金珠

漢祖以黄金四萬斤與陳平開楚粱孝王臨死庫有黄金四十餘萬斤吳國懸賞斬大將者與金五千斤次賞有差周勃賜金五千斤霍光前後所賜至七千斤漢時賞人用金如此之多則知天府所積尤多也今之賞有功而用於軍不過自百兩已賞者十數百

用者數千數萬尚常告之矣且如劉瑾朱寧所抄不過數萬而未聞黃金如此之多意者漢時惟宗廟朝廷簠簋車輅少加飾焉庶民無敢用也今之時朝廷宮室器皿服用無一不用而庶民亦漸擬之矣又至二教神佛像牌供具鍍裹所費不一此固尚有說焉至於珠也項羽遺張良二斗孫權遺宗預一斛張方刼帝西遷簏真珠百餘斛恐今內庫亦不如此雖宋元以來亦未之聞此則非金有上下之耗也今天下且廣何以少耶是不可理詰耳

夜覺

古云聖人無夢愚人無夢予堂兄自言無夢甥壻陳郎中亦曰某一二年偶有一夢是知人之稟賦自各不同古人所言者常而今人無夢者特異耳又人魘寐而至起床開戶不知者尤異也聞寧藩爲變之前年江西省城中人多如此及反之日一軍夜皆魘呼後省民有併逆徒被戮者豈非此輩俱魘寐而活者耶意患此者多非富貴之人家人亦有是患者雖非起床開戶時有魘至一二時人不能喚省因是常讀

周禮秋官司寤氏謂主夜覺者疏公人有夜寐忽覺而漫出門者故謂之夜覺然叙正義恐非則知古患此者亦有之耳故嘗語人而得一奇方併録於左

○治鬼魅魘人法

降香末一錢　麝香末三分　硃砂末三分

雄黄末三分　皂角末一錢　艾揉五錢

右藥用草紙包為長筒用瓦二塊封在內點火留一頭出烟放在床上床下則夢魘鬼怪俱除也却忌婦人雞犬四眼

火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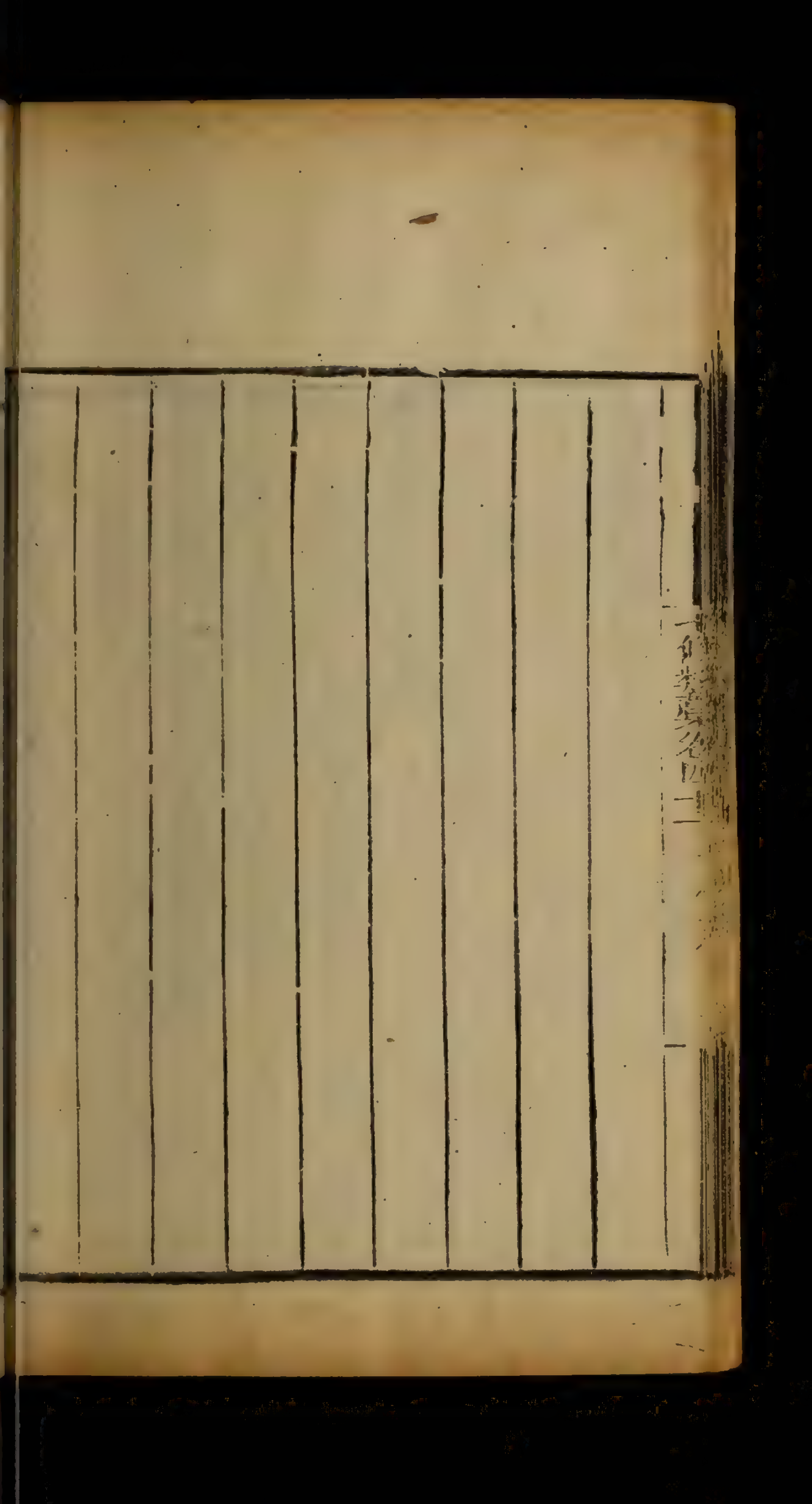
杭自嘉靖戊申來生有一種金鯽名曰火魚以色至赤故也人無有不好家無有不畜競色射利交相爭尙多者十餘雙至壬子極矣予見而憂之語友曰洪範五行傳云魚陰類下人象也鱗甲兵之象也今赤色者火之象也況曰火魚其兵火之兆乎是年倭賊遂發寇台寧紹杭嘉興直抵南直隸沿海一帶殺官掠地人遭屠戮屋被火燒至處甚爲慘刻朝廷雖遣重臣武將以勦之勝敗常相半焉豈非其數耶至

年來魚亦漸消爍氣數兆灾昭然也

奇藍香

奇藍香出占城等國志書皆書奇南二字星槎勝覽書棋楠二字問之人人不知也昨見潘希曾使安南得其國之所賜書物錄之於藁乃此奇藍二字想志等書傳寫之訛也

七修類藁卷四十一終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事物類

家語侍事不同

家語一書漢藝文志載二十七卷唐志載王肅註十卷近世四十四章舊乃王廣謀所註肅陋荒昧新得何侍郎更之已覺就正猶非全書何又作家語外集藏之未刻其故何序辯之詳矣昨讀王閣老鏊震澤長語有曰一日至書市得王肅註本家語乃近世所

無又曰以何侍郎之好古不可得余得之豈天欲未喪斯文歟予以何正求之而王得之則當卽送於何使得以校所存之外集可也或何以謝世今亦刻之可也否則再失萬古不復見矣又武林舊事作書者四水潛夫世不知何人余見齊東野語載玉照堂梅品內云賞心樂事者予已識之武林舊事則舊事一書乃周公謹所輯也其曰四水潛夫卽公謹之別號余已明於辯證矣或曰訛刻豈有不知而號水者耶其書共該十有二卷今杭鄰所刻止得其半半在姑

蘇袞飛卿家寳欲借觀奈伊家恐復失之使有好古者
通求傳之又宋曾誕與鄒浩友善孟后之廢也誕三
與浩書勸力諫不報著玉山主人對客問一篇以譏
之識者以謂可比韓愈諫臣論世罕見侍郎劉五清
有也

古圖書

書學之用大矣篆之獵碣則爲石鼓勒之鼎彝則爲
欵識摹之範金則爲印章然非淺學所能辯也鼓文
欵識世遠磨滅不可得而見也可見者書冊之傳耳

印章之篆與鼓文款識等也亦豈易能哉不學乎古安善于今奈嘯堂集錄之古印摹臨已非舊寫王順伯姜堯章吳思孟等印譜則又翻刻失真獨鄭燁吾衍舊本印式庶幾可見古人制度文字於千百年之下然亦可也予與員外郎王藩伯自幼嗜古共得漢唐晉人圖書六十七枚每爲如予者竊索而去茲特以所存者仿印下者釋文考時略爲印譜存之於橐倘遊心古學者將必取諸而欲致一藝之善者亦不爲無補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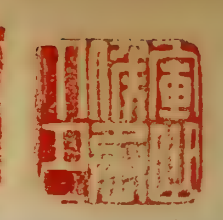
祋栩丞印

祋音鐸栩音許丞印鼻紐後漢志有祋栩縣乃漢物也名與栩字王順伯俱辯明此印王讃上爻字頭與此不同彼篆旲此與鄭煯漢印式相同形似差小則知此縣之印傳世多也中丞錢江樓愛而送之

騎督之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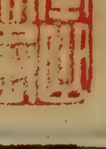
騎督之印魏晉第五品有騎督高貴鄉公紀騎督𢾾琰魏志騎督偏將軍路蕃拔晉武帝詔改騎督以上分為五等爵

則騎督蓋子男爵也故印制得爲塗金龜紐然王順伯漢唐印譜內亦有之乃銅印鼻紐在漢官儀則千石至四百石之制而非塗金龜紐之貴也沈虞卿所藏不知何也王順伯謂或倅非是文獻通考列之五品恐亦有誤此印文繁成必軍中封拜趨急耳督字上叔字無點意印字下節無轉筆篆法制度漢魏物也正德間得之京市八磋其金紋甚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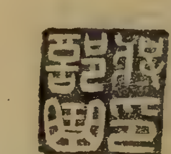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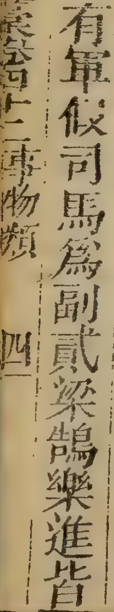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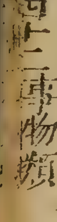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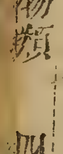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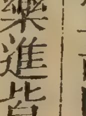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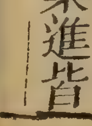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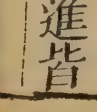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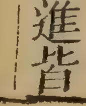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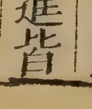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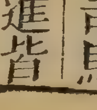



何完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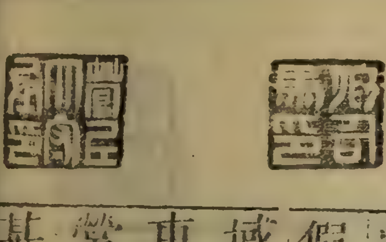
部曲將印文獻通考魏第七品有部曲督晉第八品有部曲將都尉司馬而部曲將無所考或位在部曲督之上而部中都尉司馬乃屬也此印得三皆銅印鼻紐一似鑿一似鑄一似刻似鑿者最古



軍假司馬漢志大將軍營五部軍司馬一人有軍假司馬爲副貳梁鵠樂進皆



爲之王順伯印譜鄭宗晦漢印式吾子行學古編軍字上有轉筆而吾印獨右向假字人旁亦從右邊馬字一點係隸法俱不如此印古搨也

假司馬印前漢班超以假司馬印使西域魏八品九品皆有假司馬又耿夔爲車騎將軍竇憲假司馬

營邸太守丞印杜氏通典秦滅諸侯以其地郡置守丞尉各一人守治民丞佐

之尉典兵漢因之更郡守爲太守王莽
改太守曰大尹晉省郡丞唯丹陽不省
宋梁以下復置隋改別駕治中煬帝罷
之而置通守下至唐而郡丞廢此印蓋
隋以上者營字不從呂漢晉印文多借
用呂字難識有爲營郎者按漢志營陵
註或曰營邱然字書邱爲丘惟兵字從
丘豈漢人忌邱字之文有相背之形而
借用兵字去其脚爲郞耶據印則漢書

營陵當誤而或曰者是也如楚王熊槐詛楚作熊相鄧艾古碑作鄧義讀艾爲義帝幸上林令不能對嗇夫對甚悉欲遷嗇夫官蕩陰令碑作嗇夫爲上林令上林令爲嗇夫故歐公集古錄以正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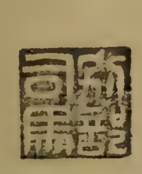
氏

晉率善羌佰長通典西羌出自三苗蓋姜姓也其國近衡山魏晉時亂關隴永嘉以後吐谷渾興焉晉侍數百戶附於

陰山屬晉亂遂呑併諸羌而有其地此印或西附陰山時所假拔蘇轍曰西戎弱則附强國之餘威以邀利於中國故北狄强則中國不得不厚西戎而西戎亦將自托於中國而後安覩此印可知其勢矣漢匈奴傳各自置千長百長羌百長亦此百字從人漢志開阡陌阡陌之間陳勝贊俛仰阡陌之中索隱曰謂千人百人之長也玉篇人部收仟佰阜

部收阡陌急就章文作彊畔畷佰耒犂鉏

別部司馬漢志大將軍有校尉有軍司馬有軍候有軍假司馬假候其別營領屬爲別部司馬度尚傳抗徐爲宗資別部司馬擊太山賊又張超從朱雋征黃巾爲別部司馬皆漢官王導爲丹陽太守加輔國將軍上牋曰倉舒愛子之寵贈不過別部司馬關羽張飛亦爲別部



司馬

太子率更令 印杜氏通典曰秦官顏師古曰掌知漏刻故曰率更漢魏因之晉主宮殿門戶及賞罰事宋制銅印墨綬梁陳後魏並有之北齊領中盾署掌周衛禁防漏刻鐘鼓隋掌伎樂漏刻唐因之加掌皇族次序及刑法事百官志曰太子率更令一人千石本註曰主庶子舍人更直似光祿文獻通考後漢秩差

司馬昌

長利

次光祿勳中二千石太子率更令千石

司馬昌徐　右二印形式如釘其大頭

刻文小頭作眼長一寸四分四而刻草

獸一曰司馬昌一曰徐某文昏難辨此

印極古微小太甚不知繫何處亦何處

用也乃私印之又一變矣

○○長利印制匾而無紐孔亦隨形而

匾前後直通蓋印式又一變矣長利必

是字印其一面作二人形持蓋形如商

器上欵識將古圖內合祖孫丁觚今此文正似合孫形而其間有文如中字其仲孫姓乎

臣午古印稱臣者多兩面有文此印特一面朱文臣午亦名印也印式如長利印亦不知施於何處或貫之衣帶間取其輕便用之耳

王疾巳臣疾巳此印兩面有文一兼姓一只名先用姓印後只用名然稱臣者

意用之章奏間如後人押字耳或通上
下用之如古人稱朕亦通用也

公孫弘印龜紐舊譜有公孫弘黃玉印
却是柳葉篆文此印篆文高古龜紐精
緻印趺四面皆如秦璽上蟲鳥文隱約
不甚明按公孫弘有五一在齊爲孟嘗
君見秦昭王一在中山爲參乘言司馬
喜相求一在越斷髮爲王騎一爲漢平
津侯一明帝時幽州從事交通楚王英

見於虞延一傳此印必後二人之物恐前無此等印然二人又爲平津者大分葢此得於臨淄平津淄川人也今印送與松江曹郎中嗣榮處

王始昌臣始昌制式與疾巳印同漢功臣表有王始昌

董平聖龜紐文與紐皆古乃漢晉間人名印也

韓輔白記辟邪紐篆文平正自記者用

之書記者也紐中空牛朽猶有子母形漢印文此最佳山堂考索有韓輔曰今忘其在何處然漢印二名姓獨居右名俱在左妨候看也却又不是銅色翡翠艷艷可愛今爲賞少卿物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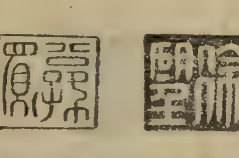
林循印龜紐篆法紐制渾淪淳厚眞漢物也

淳于德龜紐春秋有淳于公戰國有淳于髡漢有淳于意皆齊人也淳于德必

其族姓此印得之臨淄亦齊地也篆紐法度一如林循印

公何中印鼻紐公何復姓也中名也左傳魯公何藐此印篆文渾厚制度精當當是漢器亦得之臨淄蓋齊魯之間有此姓名也

衞姝鼻紐衞字中韋不合法左一字從女不可識此印篆文渾厚制度精密當是漢印紐頂又有一層蓋妨倒用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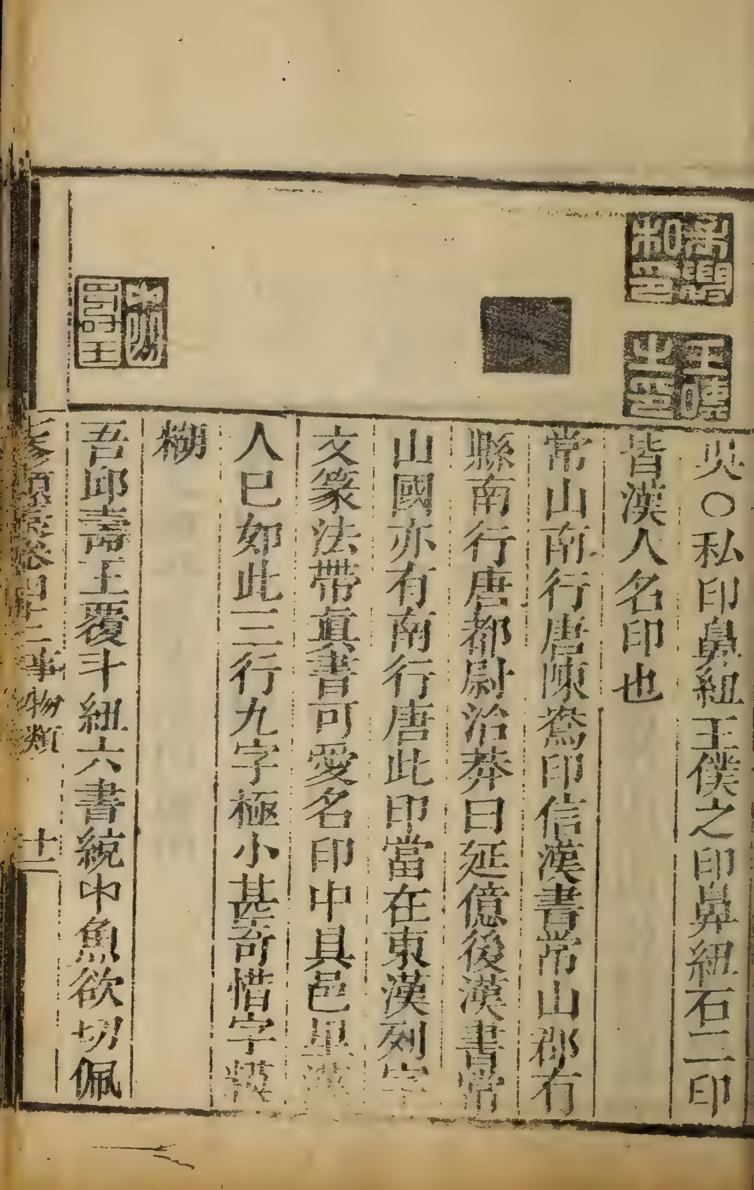


徐望龜紐制度銅色絕古眞漢人名印
也

公孫賈龜紐篆法古拙龜紐左顧漢人
朱文印式也毛寶放龜去而左顧後佩
之印乃左顧古人私印亦有如此者

秦循之印龜紐之字作朱文古人用意
亦巧取妍之濫觴也

○勝鼻紐前一字說文不載刻法制度
似六朝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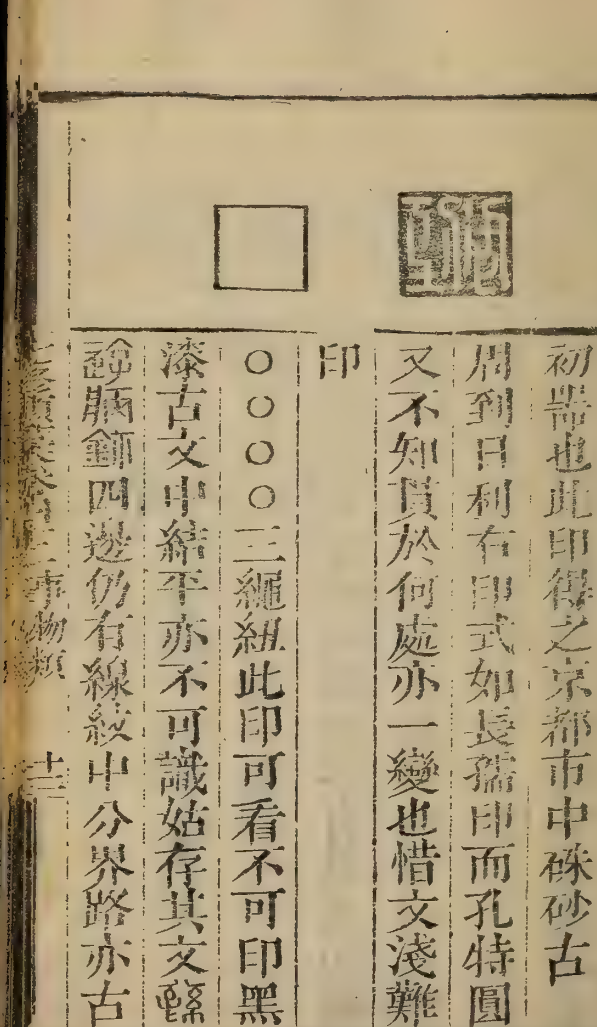


央○私印鼻紐王僕之印鼻紐石二印皆漢人名印也

常山南行唐陳鶱印信漢書常山郡有縣南行唐都尉治莽曰延億後漢書常山國亦有南行唐此印當在東漢列字文篆法帶眞書可愛名印中具邑里者人巳如此三行九字極小甚奇楷字糢糊

吾邱壽王覆斗紐六書統中魚欲切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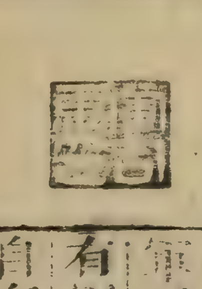
玉也象貫結之形山所謂切象筆䜌積石之形今玉字正同而山字有省形漢書地理志中山國有縣十四註曰高帝郡景帝三年爲國莽曰常山屬冀州應劭曰中山故國此印文不知中山壽王耶玉山壽王耶爵耶名耶按古篆丱字爲淵字亦無淵山之理表姪諸廣居傳雅又謂山字不當作山字因作辨語曰丱有五曰字之形山恐亞字之變意彷



乎壽王彿乎壬吾即壽王當矣存之以
侯擬識印紐亦未見精篆文盤䟽似漢
初器也此印得之京都市中䃃砂古
開到日利有印式如長孺印而孔特圓
又不知貫於何處亦一變也惜文淺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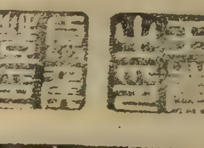
印

○○○○三繩紐此印可看不可印黑
漆古文中緒乎亦不可識姑存其文蘇
鈴腐鏽四邊仍有線紋中分界路亦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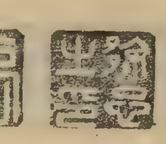


印一法也然字行刻界道自此始
軍司馬印紐即壽亭侯四連環者周禮
有軍司馬下大夫四人漢志大將軍下
自有軍司馬西域都護亦有司馬如前
漢楊僕給事大將軍幕府為軍司馬蓋
此印軍字頭與舊印譜上者不同彼倒
右此倒左也馬字中畫彼不通此通第
三點及觀紐印字文無毫髮之損班蝕
比諸印不同恐其為鑄然銅色甚古非

可偽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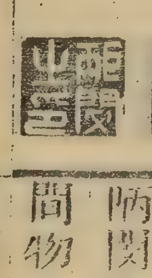



王慶之印鼻鈕漢人名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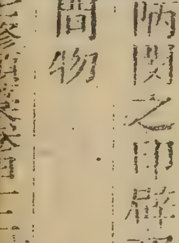



夏侯登印鼻鈕說文䫜从夊从頁从臼兩手夊兩足也此夏字脚作學字頭古人篆法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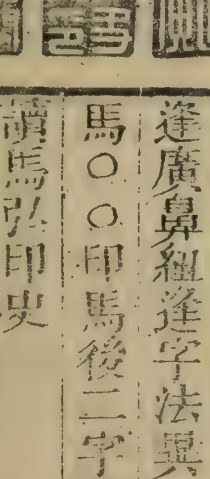
徐○之印鼻鈕右名印第二字不可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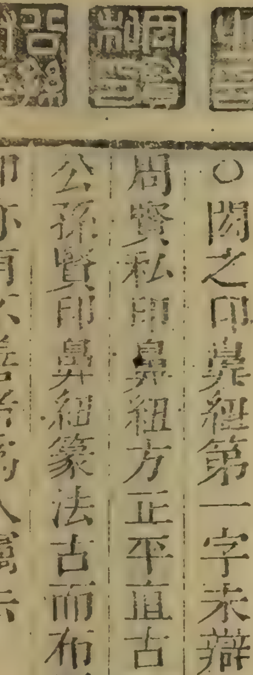


艮當死紐篆文類刻符紐制似鼻死



陋闕之印辟邪紐名印中空似亦隋唐間物





孔○之印鼻紐漢人名印也篆法奇古

第二字不可識

逢廣鼻紐逢字法異

馬○○印馬後二字不能辯疑作回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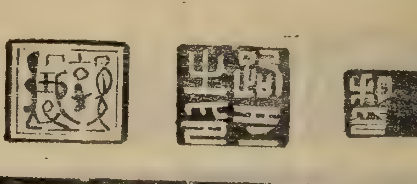
讀馬弘印史

○閎之印鼻紐第一字未辯

周賓私印鼻紐方正平直古印也

公孫賢印鼻紐篆法古而布置未當古

印亦有不善者爲人竊去



貫常之印鼻紐此印可看疑貫常也唐有貫常能詩宋有貫常善畫

趙高私印龜紐漢人名印非秦趙高時文少昏

路章之印鼻紐路字有補空章字不足法銅如硃漆

辟邪紐此印邊作欄復環以鳥獸形其中方刻字文剝蝕難認視其形制六朝物也



敏崔氏子達

崔敏字子達唐元和間人千牛備身盩厔三原藍田尉揚州録事叅軍許州臨潁汝州龍興令太子司議郎歸永二州刺史柳子厚稱其藝邃六書學該七錄躭此黄老恬於寵辱此印一隻兩面亦無穿孔篆文明雅邃六書也製趨簡便躭黄老也文用朱白法陰陽也體有上下象圓方也敏盩文行高士宜其私印至今存而不泯耳

滑楊私印龜紐子母印式唐人之印也

咸○諺印辟邪紐第二字乃倒左字紐

制極工猙獰可愛子母印式唐人物也

弓字疑𩰞字

涼儉印信辟邪紐平正簡易字兼真字

不下六朝品也子母式辟邪左蟠其勢

欲動匠亦工矣

孟賞鼻紐孟字法新此印似隋唐間物

也

此印四角有竅印文不知何義似吉思忠爲四字或元虜之名也鈕則鐵茶色亦自可愛爲人竊去特記憶篆此

和甫弇紐此印篆法古勁而朱文似近時之物體質瑩然玄色如玉又非百年可得者必宋元之物也

七修類藁卷四十二終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事物類

惡蟲有數

天順間徵士吳與弼到京英宗退文華殿召對問其大略吳默然無應惟曰容臣上疏衆方駭異上不悅駕起吳出至左順門除帽視之有蝎在頂已螫皮肉紅腫矣人方知其適不能荅者忍痛故也宋淳熙間史寺丞輪對讀之職適言其高宗某事史忽淚下

玉音問故對曰因思感先帝舊恩耳孝宗亦淚下明日御批史爲侍郎不知當時乃爲蜈蚣齧頂不能忍疼淚也嗚呼均爲惡蟲齧頂敬君者不諧而欺君者蒙恩豈非數也哉

鐵鑄老人

正德間子同崇德一鄉老遊山至林隱寺憩之見荒地數頃士人曰此欲送入召糧者問其地畝糧數之詳老人黙然半晌語子曰還鄉當載米幾何農夫幾人鐵器十具來開此荒地幾年可富也其心甚熱子

曰鐵還再得一百斤生者老人曰何用子曰此鑄你不死老人黙然

物隨氣以變化

萬物隨天地之氣以生殺變化之道寓焉若春夏之氣飛揚也故青蟲化蝴蝶水蟲化蜻蜓秋冬之氣降潛也故雀入大水爲蛤雉入大水爲蜃舉此則凡物可知故人欲順天地之氣以養焉

、物理不可曉

楊梅核咬碎必是八塊百數中偶有一二不同夏月

蚊蟲有同里之處彼無而此有有一家之屋左有而右無菜子以毛磨於眉上一抹過下火煨決不爆蠟燭散心時以線緊縛於下段後卽不散也鶯與班鳩亦堪養馴但遇白露必然飛去蚺蛇之膽隨日而轉故上旬近頭中旬在心下旬近尾熊之膽四時而轉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諸物之膽附肝獨此二物可異也埤雅等書不言所以豈聖人不欲示人哉不可理推深求之鑿矣

狗寶馬黑

今藥店醫人俱知牛黄羊哀狗寶三種之藥羊哀謂治翻胃而牛黄狗寶治驚癇也然牛黄常用易識羊哀形如燕茅紙時亦用之狗寶不特未用見者亦罕余友人親得之乃生於狗胞中其形質如鵞卵石而色至白碎之內有文理數十層考之本草未收不知何所用而何人傳也又見越蕞集中云馬有馬黑在腎此尤不特罕見亦罕聞者又不知何用

三楊

永樂宣德間楊榮楊溥楊士奇皆秉機軸皆有文學

政事之名同在閣中則參謁者難於稱姓也故以東西南位別之盖士奇江西人故曰西楊溥荊州人荊古南鄭也故曰南楊榮固閩人住京師之東故曰東楊稱本朝名臣至今曰三楊問其東西南之屬不知也東楊正統五年死西楊八年南楊十一年

麒麟

永樂十二年榜葛剌國獻一麒麟明年秋麻林國又獻成化七年常德沅江縣産一麟形畧如鹿蹄及尾皆牛身有鱗而額有角人以爲怪擊死郡守知而取

腊藏之虛今惟空皮鱗亦落矣嘉靖六年四月舞陽産一麒麟口吐火而聲如雷措野人不知亦擊之死但雙角馬蹄後擡於省城人人知也是知麟亦常有但人不識多致死耳閩皆牛生也

蚊螢

滁有魏生乘馬山行漸入於夜隱隱見前途一物如金鏡奕奕有光始迫馬首冉冉然未去也意以爲祟不得已舉鞭擊之應手墜地諦視之乃一大螢耳又金文靖公北征錄中紀元故都處有蚊如蜻蜓予以螢

光如鏡形雖大未爲害也較若蜻蜓可被其唾乎

蔣靚棗

仙家多言棗事故尹喜與老子西遊食王母玉文之棗李少君對帝云臣遊海上食安期之棗大如瓜意皆誕言也然正德間崇德民人蔣靚素事鍾呂好植果木一日晚有老人過門曰我有棗核可種也蔣受而植之適時爲童木矣明年即生佳棗形色氣味浙地無可與比者肉且離核墜地即碎至今存焉人亦以爲仙種也

聽非耳

嘗讀埤雅等書牛有耳而聽以鼻龍無耳以角爲聰蝅牛耳無竅而龍既無耳此必然也草木子又曰龜雖有鼻而息以耳此古人未言

饅頭青白團

蠻地以人頭祭神諸葛之征孟獲命以麵包肉爲人頭以祭謂之蠻頭今訛而爲饅頭也古人寒食採桐楊葉染飯青色以祭資陽氣也今變而爲青白團子乃此義耳

肅愍忠誠愛才

于肅愍公之子冕嘗曰吾先父當國時徐武公有貞極其承敬吾父亦以其有才相得北京一日缺祭酒景皇帝問曰誰可父薦有貞上曰此人若做壞盡天下人才又曰汝亦有是言耶公汗流浹背神不寧者數日吾友沈知府南金嘗曰吾伯在京時每勸公安逸公曰嘗疏請骸骨奈不放何只是一腔血報朝廷耳又見水東日記云公臥室獨懸文山先生一像自贊于上觀此則公素心忠誠何如愛才何如徐之報也

何如

和靖詩刻

世重宋板詩文以其字不差謬今刻不特謬而且遺落多矣予因林和靖詩而嘆之舊名止曰漫藁上下兩卷今分爲四卷舊題如送范寺丞仲淹今改爲送范仲淹寺丞者最多已非古人之意矣今拾遺和詩使陳學士遊靈隱等古詩四章宋刻首篇者也今見律絕多而遂以此爲拾遺可乎梅都官序文乃書名於先故後年月之下有一也字乃文章也今皆削之

而以年月贅其名且序中易去幾字是可爲都官之文乎至如東坡之跋詩如東野不言寒書似西臺差少骨蒸西臺乃南唐李建中今因不知李而改爲西施謬解遠矣又非可慚笑者乎摘句五言者有十三聯七言有十七聯今皆無之則梅序謂百無一二今尤寡矣嗚呼一書如此他書可知寧不尙古

貢題有數

成化辛丑科閣老山東劉珝西席乃餘姚王珣也一日使其子送柬於王曰三宗七制十一事亦可出乎

王荅曰但刻本常有之他日西席鄉里王莘來訪見
案間此策意或爲殿試之舉乎回即操筆過日果問
此也遂爲首選不知劉爲西席故先責之豈意爲他
人所得吁觀此則東坡之與李方叔正爲切對豈非
其數耶

忠靖二事

本朝尚書夏公元吉湖廣湘陰人也歷仕四朝秩列
六卿功業不可枚舉具載於國史矣特述其人不可
及者二事以見其有休休之度焉永樂間治水蘇松

延儒講求水利有葉宗行者與焉見公治水久未成功嘗奏於朝有旨令公覆奏公大驚即日邀宗行親迎堦下曰誠如先生之言受益多也未幾薦葉於朝宗行得授錢塘知縣公後奏績之日曰是葉促成也又後雷震奉天殿言者多云改都之故而主事蕭儀言尤峻被誅後科道連名俱言上曰遷都時朕與大臣議久方行彼時何不言也科道因併劾大臣阿諛太宗震怒命言官與大臣午門前辯對彼此紛然頗負甚之惡罵公獨奏曰御史言官給事中朝廷耳目

況應詔求言實臣等罪也傳命再問如何公對如前然後上命各回衙門辦事時議非公言則又有蕭儀之誅大壞朝廷之法矣右二事皆公碑誌所無予特補之聞公純粹天成寬而有制成人才厚風俗多矣故楊文定序其文集曰議大政務從寬大處僚屬取長略短楊文貞作神道碑曰卒之日自朝臣以至走卒莫不流涕云

鰐魚

正德間蘇州白蓮橋漁人網得一物龍頭鮎尾四足

如鴨狀類小大眼甚赤鱗甲悉具時以爲怪而放去蘇人皆不識都公紀之譚纂予意小鰐也蓋韓祠有陳堯佐所圖鰐形但足不同圖或後世翻刻有差況𦨭艦風土記亦云鰐類龍無角蓋龍亦似犬也鰐則埤雅本草所未載因具述于右

金魚

金魚不載於諸書鼠璞以爲惟六和塔寺池有之故蘇子美六和塔詩云沿橋待金鯽竟日獨遲留東坡亦曰我識南屏金鯽魚南渡後則衆盛也據此始於

宋生於杭今南北二京內臣有畜者又異於杭其紅眞如血色然味比之鮒鯽也遠不及杭又有金鯉亦佳二魚雖有種生或曰食市中汚渠小紅蟲則鮒之黑者變爲金色矣偃史又曰中都有豢魚者能變魚色爲金色問其故不肯言然予甥家一沼素無其種偶爾一日滿沼皆金鯽此又不知何故恐前二說非也

褶作畫圖

輟耕錄云唐宋書畫引首拂首皆錦爲標如克絲作

等物也軸頭則用白玉碾花未聞攢羅綺以爲人物惟畫譜有褶作而繪事指蒙有帖名未之見也昨見楊妃上馬圖褙軸一卷真宋奇物絹素可四尺長上繪荷池樹石珊瑚寶貝下方則欄杆甃道前露半陛後露半臺界畫描染五采粧金巳工緻而細欄等目矣復具二馬一十六人首乃明皇鞍轡俟妃繞傘引導者三勇士執旌節者二人傳宣躬謁者二人似中官也控御擁妃上馬者四人隨行而挾枕被者三人乃宮女也衣裳冠履環珮帶服皆色錦粘褶綃以金

絲細花粉面眉目宛如生人而且帝極貴態妃盡麗容服役者瞻顧承應之勢神氣飛動非筆意可到也至於三馬一青一白不知何毛粘成綴行躍勢真鬼工也惜歲久磨損似後人少加補綴耳紙尾有進士匡德元歌行一篇歌曰溫泉試浴春風面承恩乍出昭陽殿侍兒控引紫絲韁扶近金鞍體猶倦三郎控轡不敢馳玉環欲上應遲遲凝眸回首碎心曲恨不比翼相追隨太常蹈舞催政急鸞輅花香仙仗集鳳靴蹴鐙髻雲鬆錦袖弓彎馬仍立此時擬向何處遊

意欲並轡相綢繆、沉香牡丹開正好、梨園子弟多風流、撾鐘擊鼓動絲竹、緩舞霓裳羽衣曲、千嬌百媚翠華低、心醉情濃看不足、曲江篋羽雄狐妖、漁陽鐵騎翻兒驕、六龍奔幸千乘竄、峨嵋蜀道何岧嶢、鬼坡一曲芳塵腐、不如華萼樓前路、半鈎羅襪紫香囊、祇直行人百錢、觀畫圖顏色如當年、令人展玩心茫然、當能辯輦太賢淑、至今青史遺芳傳。

水晶

格古要論及劉貢父俱云多年老冰為水晶然日本

國有青水晶紅水晶寶貨辨疑又載烏水晶則非水也明矣鐵圍山叢談載政和間伊陽太和山崩出水晶以木匣貯進數百匣據此自是石中所產

萬綠枝頭紅一點

嘗聞英廟召取天下畫工至京試以萬綠枝頭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之題諸人皆於花卉上粧點獨吾杭戴進畫茂松頂立一仙鶴一人畫芭蕉下立一美婦於唇上有一點紅也朝廷竟取畫美婦之工時以戴進不遇爲命竊意當時必以戴畫妙則妙矣然

少春色之意古人以花比美人一點之紅切於題而脫出題情尤見良工心獨苦也且於動人處尤易是又云宋徽宗時畫工戰德淳事又題蝴蝶夢中家萬里德淳畫蘇武牧羊臥草蝶中似後爲原缺

、物変之異

鶴以聲交鷺以目交鶂鵲睛交鶺鴒足交螣蛇聽交野鵲傳枝老鴉過氣鸛鳥接影孔雀亦接影鴛鴦交頸蝴蝶絡緯蟋蟀皆以鬚爲鼻交亦在鬚也䴔鶄涉雛皆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自然成孕也又雀交不一

雉交不再皆理之與耳凡鳥皆雄求於雌惟雀與鵝鴛鴦則雌求雄也

廷珪墨

李廷珪之墨形製不一有圓餅龍蟠而劍脊者有四渾厚長劍脊而兩頭尖者又有如彈丸而龍蟠者皆用金泥但傳久糢糊或貰而無者矣原墨一料用珍珠三兩玉屑一兩搗萬杵而成故久而剛堅不壞用必先以水浸磨處否則必損硯也

虎

唐裴旻終日射虎後見小虎則馬辟易而弓矢俱墜老人曰君前所射者彪也周永昌中涪州多虎有一大虎逐虎而噬之錄奏曰發騶虞圖乃酋耳也據是則世間所見者皆彪大於彪者為酋耳小於彪者方為虎也此則埤雅諸書所不載

鹿變

予嘗見友人家有小鹿一雙雌者終身花黃雄至四年則前半身已玄後截尚有花也再十數年全身亦玄矣又遇南都孝陵指揮[illegible]之鹿止一

二而身則純白矣據是書曰百年爲玄五百年爲白非也又吾友王濟爲橫州判官時朝命取猿因知猿無通臂者小皆黑色而雄久則變蒼終而黃毛皆潰而爲雌矣遂與黑者交焉此又餘冊所不載

芝名

偶讀雜書得芝數本羣玉本草所無也記之於紫水芝東瓜亦曰荷也玉芝牛也夜光芝之句曲山之本止一株九實實墮地如七寸鏡有光茅君所種肉芝世知如小兒手肥潤而紅者抱樸子及呂宇記又云萬年蟾蜍千年蝙蝠千年龜燕皆謂之也螢火芝如豆大夜覻有光食一本開心一孔食七本可夜書也五芝之神芝之

祖洲草名如靈芝之名三秀草也

、自然天成

魚無耳而能聽蟬無口而能鳴蛇無足而能行蚓無筋而能縮兎絲無根而活皆自然天成也

六祖

六祖姓盧名慧能新州人也唐貞觀戊戌生三歲聞誦金剛經即能尋師二十四歲傳五祖衣鉢三十九祝髮七十六而終初至池州受五祖道再至廣州法性寺繼至韶州曹溪寶林寺末歸新州國恩寺開元

三年八月十三日沒存日神通廣大莫能悉述死時廣韶新三州之官僚門徒爭迎眞身衆莫決也焚香禱曰香指處師所歸焉因香指曹溪遷龕并衣鉢建塔事之白光衝天三日五代劉鋹迎衣鉢至廣夫人觸之鉢墮地修補不得捨田數十頃贖罪輿至曹溪雲霧晝晦軍人失道致恭乞哀而去肉身香燻如漆以手摩鬢髮如剃後二三日者其衣一乃達摩所傳西域屈眴布緝綿花心織成者其一唐玄宗所賜織成淡山水者西天鉢一非銅鐵木石西天履一非

草非木不知何物也貝葉經十七葉字處如刀削至元丙子爲元兵刲脇折指以驗眞否正德間提學副使衞有道以衣鉢等物惑世焚之嗚呼牛能降龍死能伏亂而反不能護保巳身救解衣鉢豈非其數乎

五色鹽

郭璞鹽賦曰爛然若霞紅鹽也李白東坡之詩稱水晶鹽今環慶之墟鹽池所産如骰子塊瑩然明徹非水晶云乎蔡邕又曰江南有勝雪白鹽今浙中白鹽是也藥中取用青鹽續漢書云天竺國産黑鹽黄鹽

道書又有紫鹽謂戎鹽也今甘肅寧夏有青黃紅三種生池中可見書不誣也非五色鹽乎

、六和塔

錢塘六和塔在龍山江滸建自宋開寶三年高九級五十餘丈濶數十圍葢以鎮江潮也後爲方臘焚毀紹興二十二年僧智雲重造七層高大雖減於前亦兩浙之塔無出其右者故李文清詩云經行塔下幾春秋每嘆無緣到上頭今日登臨方覺險不如歸去臥林邱孫縉詩云闌檻倚雲漢身疑出上方乾坤一

指顧吳越兩銷亡白廷玉詩云開殿生妙香金碧森貝筵應眞儼若生倒飛青金蓮今皆不存矣想至元後遭兵火故今光礴巍然四圍損敗中木燋痕尚存惟內可盤旋而上也然在下望者精神亦爲之恍惚塔內四壁俱鑿佛像有石刻吳道子觀音佑聖之像金剛經三十二分乃北宋富弼賈昌朝等各書一分四十二章經乃南宋湯思退虞允文等各書一章宋名卿筆跡可半矣亦奇物也且聖帝不特筆妙神靈處處顯於遊官不能盡述惜離城二十餘里又在山

巔性舟車過往勢難想覽知其悉者亦寡矣

姚廣孝

僧姚廣孝蘇之相城人也家世醫業與同邑王光菴賓世交蓋王亦醫家也年長於姚學博行高太祖嘗召官不拜姚素敬之姚幼名天禧雖家居習醫私師相城道士席應珍席乃通儒而多異術姚質敏甚得其傳嘗白父曰某不樂醫願仕以顯父母父不從一日入城見僧官騶從之盛嘆曰僧亦富貴如此耶決欲出家遂入里之妙智菴改名道衍游學湖海刻意

爲詩文洪武四年詔取高僧至則以病回八年詔通儒姚以僧試禮部中不願仕賜僧服還十五年孝慈皇后喪親王各奏乞僧修齋於是左善世宗泐季潭舉之遂見知成祖於潛邸自是日親後相之靖難謀成賜今名封太子少師不拜惟章服受之仍爲僧居慶壽寺故今閣有方面紅袍玉帶髠頂戴唐帽之像於寺後命賑飢蘇松三謁王賓不見特屏騎從往賓見之一言不發但曰和尚誤矣誤矣姚斷而退臨終上來顧之以手加額曰季潭或謂南州治在獄已久願赦

之類命中使即出之拜姚牀下曰師不負某而某得餘年也時幾八十矣有義子名繼成祖念其功官爲尚寶少卿公所著詩文多不留藁有道餘錄專攻程朱者其友張洪嘗云少卿於我至厚今無以報但見道餘錄即焚之不使人惡之也故今亦不存止有逃虛子一集行世謚恭靖配享成祖國史謂有傳予特紀其所知云

杭宋像

岳武穆王像在王墳之裔處宋理宗并閻妃像在集

慶寺楊和王像在民人楊悅家富鄭公像在公裔宮炳家胡康侯像在公裔生員胡萬言家俱似副本而和王者真舊物也二后像見前不贅

牡丹難大

牡丹盛於唐次及於宋歐陽公作記曰大樹者極少盖花乃草本而又難養故耳聞惟唐馬嵬驛者尚存正德間爲魏國公移置假山前與樓稍等後因朝禁假山拆毀死之又池州銅陵縣民人盛元之家有可繫馬者其屋亦尚宋造惜予至其地不及一觀

大聖墓

山阜縣孔林聖墓所也週十里無禽鳥蛇鼠荆棘予舊聞未信友人林介山宦遊斯地問之果然予證以檀弓人之葬聖人也何擇地之精如此林曰聖人固他人之葬而伯魚則夫子葬之也予謂若是則聖人精於術者哉以爲葬聖人而後異則聞周公之廟地亦相近十里之中又何禽鳥之多哉兩人相對黙然

七修類藁卷四十三終

